

陈城醒过来时,太阳已经照进卧室。高阳也已经起身坐在床头,一手拿着曾一凡的记事本,一手拿着曾一凡的手机,来回对着看。陈城好奇得问:"你这是在看什么呢?"

高阳欠了下身,人从被窝里又坐高一寸,把手机往陈城那里递:"他这手机上还有个 excel 报表 app。上面有些数据很有趣。这个而且是和 iCloud 同步的。"

她看了一眼,说:"感觉是个帐本,记着谁谁谁几月几日多少钱。"

高阳说:"对!再看看他记事本上这几页。"

陈城接过记事本。高阳温柔得把她翻了个身,让她趴在床上,他一边抚摩她的背一边说话:"把本子放在枕头上研究是不是舒服点?"

本子上那几页就是昨晚庄高阳最先发现的一行行象天书一样的纪录:

090808WCQ9000

103108XH12000

.....

040514C1000000

M0506ZF20000

对应的是 excel 报表上的:

王岑清 9 September 8th, 2008

薛宏 12 October 31st, 2008

.....

陈 1000 April 5th, 2014

曾 F 20 May 6th

陈城琢磨了一下说,这个"曾 F 20 May 6th"报表里用了红色,应该是曾一凡收到的钱,用一个字母 F 代替名字,说明他和这个"曾 F"很熟,应该是亲戚之类的。

高阳顺手缕了下陈城头发,说:"你分析得很对。和你一起破案真是非常有意思。报表里用了千元为单位,记事本是到元。让我吓了一跳的是这个姓陈的 100 万元,不知是什么用途。"

他突然想起什么,一下子就跳下床,拿着曾一凡的电话就往卧室外去。过一会儿又拿着电话回来了,对陈城解释说,"我把这个电话上的东西全部复制了一份到我的电脑上,也同步到我的 Dropbox 里了。呆会我再给你个 U 盘备份吧。"

陈城有点困惑:"为什么呀?这些东西有那么重要吗?"

庄高阳刮了下她的鼻子："你还是搞软件的，怎么一点职业敏感性都没有？现在是大数据时代。没有任何数据会是垃圾的。数据就是钱，数据就是控制别人的工具，数据甚至可以是杀人不见血的凶器。"

他又说："其实我们昨晚就应该把这个电话上的所有数据备份。今天早上才想起来真得有点悬。我打赌，曾教授是回国了。就算他发现电话丢了，他在飞机上也无法很快把他同步在 iCloud, Dropbox 等云端的東西转走。他也没有从另一个机器上登录微信，所以我们到现在还能进入他的微信。飞机一落地，他就会删的删，转移的转移。我们就不能象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得拿着他的电话直接翻箱倒柜了。"

陈城然后说："看来还真得很悬啊！"

高阳笑笑说："怪你把我搞晕了！一般我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。"

然后他又很困惑，自言自语："飞机应该早落地了，我们怎么还能看到这么多东西呢？"

接着高阳说，"不想吃了。吃早饭吧。鲍鱼粥怎么样？呆会儿要开飞机带你兜一圈，还要送你去三番呢。"

陈城说："哎呀，忘了。要给 A 捎东西。我的计划变了，要给他打个电话，看今天什么时间去和他朋友会面。"

高阳惊讶得说："他也让你从波特兰往北卡捎东西？他真是个神人啊！可是他怎么知道你要来波特兰？"

她答："他不知道我要来波特兰。他老婆方芳是公司 HR 的，和我是好朋友，替我订的去三番的机票。可能她告诉了 A，A 猜测我会来波特兰吧？"

高阳点点头，表示明白了。

自从上次陈城在北卡的 Cheesecake Factory 和庄高阳一起吃饭被 A 看见，A 就象幽灵一样得在她的身边出现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三番五次得要陈城叫高阳把所谓的化妆品护肤品从波特兰带来。A 的原话是"请你帮忙"，可是他微笑着直视她的眼睛，象看透了她的秘密，仿佛是说："你的秘密我知道，要让我保守秘密，就帮我。" 陈城觉得 A 的微笑有一丝寒意。A 有点让人琢磨不透。以她十多年前对 A 的印象，她觉得他是极其清高又懒散的人。他有很高的美学标准，对自己的形象很注意。可是他却娶了个容貌很普通甚至有些俗气的方芳。以 A 的本性，他不会为了几个普通的化妆品护肤品而成天价弯腰求人，完全可以选择邮递。而且坊间也没有任何传说是关于他求人帮忙托人办事的，甚至他在当地华人社交圈象一个隐形人，几乎没什么人认识他。

陈城一边想着一边就拨通了 A 的电话，告诉他，她已经在波特兰了，只有今天上午有空。A 遂问她在哪？她答在市中心。A 说他先打电话安排一下，过几分钟打回去。几分钟后，A 告诉陈城，半小时后在鲍威尔城市书店对面的星巴克见面。这间星巴克和全美大多数其他星巴克不同，

它除了卖茶和咖啡,还卖葡萄酒和简餐,据说是星巴克公司在波特兰这个小资城市做的一次尝试。在星巴克,陈城碰到了 A 的朋友,随便聊了几句,拿上东西就走了。高阳没有找停车位,他坐在车上在马路边上等着。怕警察开罚单,陈城拿着那个"我的美丽日记"的面膜盒,小跑了几步。盒子里就晃荡得直响。她坐上车,就对高阳说:"这个盒子直晃荡啊,里面装的不象是面膜啊。"令她惊讶的是,高阳建议把盒子打开看看。陈城说:"这不好吧? A 发现了怎么办?"

高阳答:"他怎么可能发现? 打开后看完,我们重新包好就行了。再说 A 也不知道这盒子原来长啥样, 对吧?"

"那前几次你开飞机替他捎东西, 有没有打开盒子看看?"

高阳笑了:"你还是十几年都没变,每次问问题都直接问到点子上啊! 你这种方式,除了我对你特别宽容, 其他人都反感你。"

陈城急了:"别离题扯到我身上啊! 回答问题啊。"

庄高阳老实说:"没有。根本没想到。每次都是急着去纽约办事, 然后又急着南下去看你。"

他接着说:"先回家吧。这样,如果你不敢打开,我替你打开,你负责看就行了。人生的乐趣就是探索未知。现在一盒子未知放在你面前, 你不想探索一下吗?"

一到家,高阳把餐桌清得干干净净,把盒子放在桌上,然后小心翼翼得把贴在盒子边缘上的透明粘贴纸一点点撕开。包装盒里有泡沫塑料,当中的都是两寸见方的 ——芯片! 有两个牌子的,一个叫 Atmel, 一个叫 Aeroflex。高阳一看,这些都不是普通的芯片,而是抗辐射,能承受高温高压的芯片。简而言之就是军用级别的芯片。这些是美国绝对不让出口的芯片。当然现在的线路还在美国境内转,从法律层面上讲,就是还没人犯法呢。陈城在旁边看着还不明就里,高阳却被震得里焦外嫩了。他数了数,共有 60 片,总价也不便宜呢。而上两次他替 A 用自己小飞机运来的两盒,每盒都比这个盒子大。高阳不由在心中对 A 惊叹了好几声,这简直就是大手笔! 他猜 A 不用邮递,主要还是要把这些芯片的当中传递的线路切断,这样留给 FBI 调查的线索就会支离破碎。至于 A 到底怎么把这些芯片弄出去,那将是个大大的谜。这么多芯片,A 是不可能全部自己用的。

高阳把包装盒重新封好,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两瓶矿泉水,给了陈城一瓶,定了定神,自己一饮而尽自己的那瓶,看了一眼墙上的钟,说:"我们出发吧。"

去机场前,空中下了点小雨,波特兰雨虽然比西雅图少,但比加州还是频繁得多。陈城看了下窗外,露出担忧的神色。高阳说,不用担心,俄勒冈州秋天天气还是很多变的,他已经查过了今天每小时的天气预报,飞的时候肯定天气好,预计能见度会大于 7,云高会大于 800 英尺。等车从车库开出时,雨果真停了,陈城看见了一丝阳光。等上了高速公路,雾气居然完全散去,眼前是一片蓝天。半小时他们就到了 Troutdale 机场,高阳介绍说:"这是个公共通用飞行机场,我们将要去 Palo Alto 机场。Palo Alto 不是公共的,但我是飞行俱乐部会员,所以同样可以下降起飞。"

上了飞机,陈城心情又紧张又激动。高阳递过来一个 David Clark 耳机,说:"戴上! 话筒是用来通话的。" 他自己却戴上了 Bose A20 耳机,然后说:"飞行员比乘客重要,我戴个更高级点的。"

陈城戴上后，高阳和她通话说：“千万不要害怕，飞行员经验是按小时数计的。我开了10年飞机了。如果算公里数，我这10年飞的距离比你至今开车的距离都远多了。我保证不会出事的。”她心想，如果今天出事，他们俩就真得永远在一起了，她可从来没想到过这样的结局。她一转念，又想到了她的儿子们，她离家出门前，两小家伙冲过来对她又亲又吻。然后她又想她一直都无条件得信任高阳，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辜负她的信任。接着她想到了昨晚的梦，原来通用飞行可和梦里的不一样，不仅需要穿得衣冠楚楚，耳朵上还要包个东西，嘴巴前还有个话筒，当远望蓝天，人会觉得开阔自由浪漫，可狭小的机舱里还是相当严肃的。最后她就把所有的忐忑都藏在了肚子里。

终于飞机开始滑行，这时的天气好得让人流泪。风速只有3节，能见度10。飞机好像就滑了500尺就离地了。由于几乎无风，爬升很平稳，收翼，她就在空中了。人生总是一点点得完整。哪怕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，让人害怕的东西，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陈城想得容易，转个弯，跨一步，她就能找到它。

她拿出照相机，照了Crater Lake，照了Sisters(三姑娘山)。飞机在自己飞。陈城想把相机给高阳看，说：“这几张拍得好棒！你快看看。”高阳就说：“好！”他的用词如此简短，让她吓了一跳。再一看，高阳脸色苍白，眉头紧锁，态度严肃。陈城看看旋窗外，风和日丽，飞机也开得很平稳，完全没有问题啊！高阳依旧是一言不发。本来他们计划折到海上看看俄勒冈海岸边的灯塔，可是飞机现在直直得往南飞。又飞了会儿，高阳叽里咕噜得和塔台讲了几句，飞机开始转弯下降，又转弯下降，然后滑翔，就平稳得降在了Palo Alto机场。高阳整理了一下他的双肩背包，对陈城说：“我们去租车。”语气似乎有点严厉，他脸上的扑克脸更明显了。陈城知趣得在后面跟着。租完车，高阳坐进驾驶座，就把脸靠在方向盘上，脸色更苍白了，额头上是豆大的汗珠。陈城焦急得询问：“庄高阳，你怎么了？”高阳有气无力得说：“我肚子太痛了。可能是今天早饭吃坏肚子了？”陈城说：“我跟你吃的是同样的东西啊，一点都没事啊，而且你也吃得比我少。会不会是胃饿痛了？我给你去买点吃的吧？”他就点点头。陈城以最快的速度冲回航站楼，快速的瞟了一圈，发现有个Bee Cafe，就挤上前去看招牌，马上点了个全素的意大利三明治(veggie panini)和一大瓶饮用水，付钱的时候，她抽了一张20元，交给收银员，零钱都没要，就旋风般冲出去。

陈城把三明治递给高阳，叫他赶快吃，希望食物能缓解他的腹痛。不想高阳吃了两口，就一阵恶心，急忙推开车门，哇的一口，嘴里喷出好多东西。陈城赶紧给他拍背，擦嘴，让他喝水。折腾了好一阵，高阳开口了：“陈城，我肚子痛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应该是10级痛，可能和你们女人生孩子一样痛，你开车快送我去医院吧。”幸亏斯坦福医学中心就在不远处，陈我一脚油门就踩了下去，一路狂奔。

到了斯坦福医学中心急诊部停车场，高阳已经痛得连车都下不来了。陈城车也没锁，把他撩在车上，就往里冲，到了前台说，要轮椅和一个壮汉，病人痛得下不了车。前台一边安排一边数落，“这样还不打911，叫救护车？”还说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平常人很多的，开车过来排队等医生都不知道猴年马月，今天还好人少。然后就出来个男护士到停车场把高阳推进医院。

护士马上开始一通检查，问了很多的问题。先排除了尿路感染和肾结石，然后又怀疑胃溃疡，说要做内窥镜。有一个ER医生比较有经验，在高阳多次指出痛点是在肚脐下边两三英寸的位置，离胃比较远后，让高阳去做腹部的CT。整个过程陈城都陪伴在旁。做CT前，护士就已经把静脉注射管扎上了，不过没有注射任何药物。护士说这是以防万一，需要急救的时候方便马上上药。CT做完后，高阳还是痛得不得了，身子都蜷起来了。医生对护士说，现在给他止疼片吧，看

他这么痛苦的样子。然后护士叫高阳和陈城在候诊室等，方便看图像的放射科医生直接告诉结果。

过了半个小时,放射科医生出来通知高阳。说高阳有阑尾炎。他长出了一口气,手就探出去摸陈城的手,把她的手紧紧得抓在自己手心里,轻轻得说:"我还以为是胰腺癌呢。" 陈城笑得呿了一声。然后高阳就站起来要走。护士就一把把他摁在轮椅上,很严肃得说:"不行! 你今天就要手术。"

然后另外一个护士拿着一大堆表格过来,先让高阳签了同意治疗的表(consent to treatment form),然后这个护士就发问:"Mr. Zhuang, is this lady here your wife ? (庄先生, 这个女士是你妻子吗?)" 听到这个问题,高阳和陈城都傻掉了,陈城捕捉到了高阳眼睛里慌乱无助脆弱痛苦的眼神,记忆一下子回到了15年前。

那一年她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。正式上班前,公司寄来了一大堆保险福利表格让她填。401K 受益人, 社保受益人, 人寿保险受益人...这一个个受益人(beneficiaries)刺痛了她的眼睛。她没有丈夫,没有孩子,孤身一人在美国,只能把年迈的父母填上去做受益人。陈城想,需要父母受益的那一天,他们会不会还在? 这个世界上有个她爱得如痴如醉的男人,她爱他象爱自己的生命,可是她不能把他填为自己的受益人。他有别的女人做他的受益人。这个别的女人也把他当受益人。她一直想回避的问题突然就摆在她眼前。虽然她一直认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别有用心。可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这个点,走到这个里程碑,必须回答受益人的问题时,这个人该怎么办? 该怎么看待和另一个人的关系? 她在那一刻,突然觉得自己坠入了无底的深渊,浑身刺骨的冰凉让她清醒,她必须做个决定,做个切割。

此时高阳的心情或许就是当年陈城的心情。他停了整整一分钟,如果用平常的匀速从1开始数,那就要数到60,他才吐出:"No, she is not my wife." 护士又问:"Do you have a wife?" "No."

护士早就不耐烦了,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另一个表,叫 Advance Health Care Directive 的表,又问高阳:"如果你不清醒的时候愿不愿意这个女士做你的医疗代理人?" 他说愿意。护士问陈城愿不愿意做代理人。陈城说了愿意。护士指指这里那里,叫他们分别签字。再然后高阳就被护士推进里面去了。

高阳被推进了个房间,就是准备室。先走进来一个慈祥的大妈护士问他是要自己换病号服呢,还是需要人帮忙呢? 刚吃的止疼药起了点作用,他现在不觉得那么疼了,就说自己来。等衣服换好,平躺在病床上,刚扎的静脉输液管就被护士接上盐水。紧接着好几个护士加住院医,测血压,量体温,手指上接上测含氧量的传感器,重复几次询问核实身高体重,病史,家族史,过敏史等等各种指标,真是有一种 "人为刀俎我为鱼肉"的感觉。终于手术医生和麻醉师来了,都年纪比较大了,看着都很德高望重。他们介绍了下自己,也介绍了下高阳的病况。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,麻醉师和手术医生一人递过一张纸,纸上基本意思就是他们不想杀人但任何手术和全麻都有死亡的风险。庄高阳签了字,等于同意"我死了,和你们都没关系"。突然想到在外面等的陈城,如果他再也出不去,她不知会怎样? 她会哭吗? 比较大的概率是她哭个两三天或一周,然后抹干眼泪继续她自己的生活,哎,只要她能为他流泪,他就觉得蛮安慰了。又想到自己的钱,车,飞机,房子,一下子全没了主人,世上最悲摧的事莫过于自己的钱活得比自己长。

醒过来的时候,高阳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准备室。旁边有个护士兴奋得说:"他醒了!"然后告诉他手术很成功。量体温,测血压等等又例行公事得来了两遍,其间护士一再嘱咐说:"全麻手术后,放屁是最重要的事。"好奇的高阳就问为什么。护士很耐心得解释说:"全麻术后身上最晚苏醒恢复正常的是肠子。这不雅观的放屁越早发生越好。病人一旦放屁就意味着他全身都苏醒了。不放屁的病人很可能就是得了严重的术后并发症 - 肠梗阻。"高阳噉了一声惊叹处处是学问。接着肚子里咕噜了一下,平生第一次,他向周围众人骄傲得说:"我放屁了!"

护士把高阳的病床推到病房时,他发现陈城已经在病房里等着了。她一看见他就冲过来抱住他,紧紧得抱着,头埋在他脖子里,不放手。他在她耳边轻轻得说:"girl, take it easy. 我好好的呢,除了阑尾,毫发无损。"她问:"肚子还痛吗?"他答:"不痛。"

"那伤口痛吗?"

"也不痛。"

由于术前术后一直静脉点滴,高阳来了强烈的尿意,就下床上厕所。高阳正释放时,突然一阵剧痛,由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,他疼到眼前一黑,急忙用手扶住墙。这时他才想起,护士对他说过,全麻后手术前他们给他插了导尿管,苏醒前就给拔了。疼痛的部位正是男人特有的那一段。陈城听到他在厕所的动静,马上过来询问。他说没事,就解释了一通。她说:"还真是男女有别。我生孩子时也插导尿管了,完全不痛啊。"两人聊了会天,他尿意又来了,说又要上厕所,刚脱下裤子,陈城就从后面抱住了他。他听见她说:"我来给你把尿。"他看着她白嫩纤细的手指轻轻托起它。他闭上了眼睛,其实那个地方还是很痛,但又有一层痒痒的感觉。他们第一次肌肤之亲就是她给他把尿。这是他们两个人独有的记忆,就像有个地方放了件东西,只有这两人知道,也只有这两个人会有可能回去再看看它,有可能他们不会在同一时间去看,或者甚至根本没人再回头去看。但是那件东西这段记忆永远在那里,它把从不同地方出生,在不同地方成长,和将要走向不同目的地的两个人联在了一起。

